

跟着“文化使者”逛林台



子墨走进商贸街



刘峰向子墨介绍非遗传承师绝工艺



刘峰体验传统



高府闺房演绎“绣球招亲”



彦张庄村位于郓城县西南部,距原县城17千米。相传,此村是宋朝时燕氏建村,是当年梁山好汉燕青的故乡。

彦张庄清末归濮州。1928年属濮县。1940年划归郓城县三区,1942年归郓巨菏办事处,1943年属临泽县,1946年属郓巨县六区,1952年隶属郓城县九区。1958年隶属郓城县五界首王楼乡,同年秋建彦张庄大队,辖彦张庄、前王楼2村,隶属黄安公社。1961年自成彦张庄大队。1984年初改为彦张庄村民委员会,归五界首乡。2001年2月乡镇合并,归属武安镇。

传说,燕青排行第二,有兄燕和、弟燕顺。燕青自幼随表叔习武,外出经商,后投奔梁山寨。燕家庄有一口水井名“玉液泉”水质甘甜,燕和、燕顺在“玉液泉”边开一处酒坊,酿造的酒醇香浓郁,起名“玉香池”。四方皆慕名而来,生意兴隆。邻村恶霸人称“五只虎”的苏氏兄弟垂涎三尺,欲霸酒坊,适逢燕青返乡,痛打了“五只虎”,威名远扬。

据说元朝末年一个戏班在郓城阎家村演出一出“燕青搏鱼”戏曲,戏中说燕青与燕和乃是结义兄弟,又有其嫂腊梅与人私通,燕青持刀杀了奸夫。此戏文引起阎氏族人强烈不满,对戏班群起而攻之,而戏班却不明就里。当时,适逢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施耐庵在郓城作训导,对此事大为不解,便来到阎家庄查访原因。几经周折,阎氏族人才道出个中隐情。原来,阎氏为燕青后代,梁山寨受招安之后,燕青看破皇帝居心,力劝卢俊义远走他乡,遭拒绝后,便辞别卢俊义和宋江,独自回老家酿酒为生,临别给宋江留诗一首:“情愿自将官浩纳,不求富贵不求荣,身边自有君王赦,淡泊黄庭过此生。”

燕青文武双全,多才多艺,是梁山寨一百零八将之一,排在第36位,上应“天巧星”,担任步军头领。

宋徽宗毒死宋江后,下令清剿梁山义士。燕氏为避灭族之灾,随将燕姓改为阎姓,流落他乡,燕家庄也改为阎家庄。直到北宋灭亡之后,才又迁回老家。明洪武年间(1368—1398年)张氏由山西洪洞县迁入后,改村名为阎庄,后阎氏无人,又更名为彦张庄,并沿用至今。

彦张庄东临京九铁路,西有220国道,交通方便。西有彦张沟,南有黄安沟,北有阳河,水利条件优越。地势平坦,盛产小麦、棉花、花生、大豆、蔬菜和瓜果。

彦张庄有张、任、孔等8个姓氏。东西1000米,南北850米,740户,2300人,2960亩耕地。

现在的彦张庄道路通达,村内整洁卫生,坑塘青青,鱼儿畅游。村外绿树成林,鸟语花香,早已成为一个洁净、文明、优美、和谐的美好村庄。

魏建国



儿歌曰:腊月隆冬,湖上结冰,上去打滑,把脸摔青;数九寒天,冰厚两砖,用锤去砸,直冒白烟;封冻一月,冰上赶车,滑倒毛驴,歪裂车脚。

冬天是庄稼人最最悠闲的季节,也称为冬闲月。老人们则搬着马扎,靠在街边的矮墙下晒太阳,几个人坐在一起,抽着旱烟袋,家长里短,慢品时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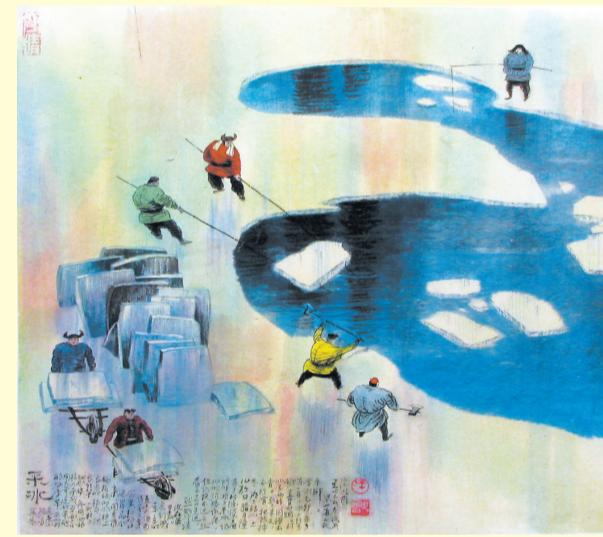
寒冬腊月,持续的低温,池塘里冰的厚度就达到二十厘米以上,孩子们就三五成群地一块去滑冰,他们紧跑几步,然后双腿岔开,任惯性让身体在冰面上滑行,很有飘飘欲仙的感觉。也有小朋友比赛抽陀螺,还有的孩子玩起双人互推,两个人掌心相对碰互推对方,然后分别后退滑行,看谁滑得更远,很锻炼身体的平衡性。

住在河边、湖边的采冰人,便开始忙他们的营生了,他们用铁锤大斧连砍带砸,把冰面砍成桌面大小的冰块,再用两根长长的竹钩子,连钩带拉把冰块捞出水面,几个人大声喊着号子用搭钩抬到岸边的运冰车上,运输到附近储藏冰块的地窖里。待到第二年的夏天,再把冰拉到城里,卖给饭店、医院或其他用冰的店铺,赚取些许的开销。

现在,池塘干涸,小河断流,孩子们没有滑冰的场所了。同时,由于气候变暖及制冷设备的普及,中原地区也少有从事采冰行业的人群了。

文/丁明焕 画/王世会

采冰



河西村真武庙壁画探秘(上)

张长国

在成武县汶上集镇河西村,有一座始建于明代,供奉真武大帝的庙宇,名为真武庙。

明成祖朱棣在登上皇帝位后,认为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得到了真武大帝的帮助,所以大力提倡奉祀真武大帝,使真武大帝信仰在明代达到了顶峰,民间也修建了大量的真武庙。成武县现存的真武庙有两处,分别在汶上集镇河西村、九女集镇汪庄村。河西村真武庙于明万历五年三月重修,现走廊北墙镶嵌一块当时“重修真武庙记”石碑,刻有修庙会首、木匠、石匠及主持僧人的名字,可以证实重修时间。为什么是三月重修呢?因为农历的三月三日是真武大帝诞辰,估计是因为当时举办了庙会,募集了修庙的资金,所以才有此举。

真武庙的格局是正房三间,外墙青砖到顶,石灰勾成细缝。内墙为大块泥坯,厚约一米。



屋梁为典型的鲁西南重梁起架,檩椽整齐有序,方砖登顶,展现了工匠高超的建筑智慧。据了解,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院子东西还建有廊房及山门,建筑面积虽不大,但非常规整。现院子及廊房原址已成省道路面。

真武庙最有价值的是该庙内的壁画。该壁画应该是菏泽市境内现存的唯一一处绘制在庙宇内的明、清合璧的壁画。在庙的正房内,东、西、南墙均有壁画,由于时间的久远,加上以前年久失修、屋顶漏雨等因素,壁画脱落,辨识度已经不太高了。西墙上绘有四幅独立的壁画。靠近屋顶处是一幅猛虎下山图,因多年前曾住人,烟熏火燎,已不清楚。猛虎下山图下是三幅横向排列、内容各异的壁画。南侧一幅已无法辨认,中间一幅稍大,整体呈方形,各边长约有两米,在此称之为“主画”。

据笔者研究,应是一幅明代“官员致仕回乡图”。此画彩绘人物二十人左右,主题事件发生在一栋高大气派的宅院大门前,一位身穿青衣的男子双膝跪地,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磕头,老人急忙弯腰搀扶。男子身后是一辆马拉轿车,两个女仆正扶着一名身穿红色官服的人,戴着头冠的贵妇,缓缓向大门走来,两名女仆顾盼左右,搀扶贵妇,机灵可爱。大约官员回乡的事情惊动了乡亲,周围有不少人赶来围观,上方一稚气孩童牵着母亲的衣角生怕落后,左边一老翁蹒跚着走向画面中心,大概是多年不见的密友,赶来聊聊天。老翁的右上方是一个穿蓝黑色衣服、戴帽子的挑担青年,身后是高大茂密又葱郁的树林,他步履匆匆从林间小路上赶来,担子两头大概是购买的饮食之类的东西,正着急地赶向这处宅院。青年估计是这家的仆人,闻知小主人归家,出外购物回来。挑担青年前方两人正议论着什么,见到青年挑担经过,赶紧避让。引人注目的还是这处宅院,它占了整幅图的约三分之一,宅院硬山起脊,雕梁画栋,房屋向后重叠连绵,气势非凡。宅子大门前左右立着两根旗杆,每个旗杆上都有两个斗,说明这家的官员是一名进士。



紧挨此画的是一幅面积稍小的壁画,在此称之为“副画”,可辨认的人物有九个。该画面内容发生在一面高大的城门外,城门匾额为“东城门”,一人从城楼上跳下,楼上三人惊呼,好像一把没有抓住,帽子掉了,下面有两名穿明代红、蓝官服的人奔跑前去准备伸手接住;另外两人一为武将装扮,一为持拐杖的老人,两人情急之下,老人用拐杖去接,武将用兵器去接。整个画面扣人心弦、视觉冲击力极强。据笔者推测,这应该和中间的“主画”有联系,或者是导致画面里官员致仕回乡的一个重大因素。

浴火重生黑槐树

在菏泽城西北20公里处,波涛汹涌的黄河南岸,有一古老的村庄——菏泽市牡丹区高庄镇圈头村。圈头村,虽籍籍无名,但它在菏泽整个抗战史上,在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却发出耀眼的光芒,鲁西南的“小延安”,南华县的“莫斯科”是它的名片。1951年,中央派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到该村慰问,资助小米24万斤,免除3年农业税。一个小小的村庄,得到党和政府莫大的关怀,这是一个无比崇高的荣誉。

日前,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,我造访了革命老区——圈头村。村委会主任、村党支部书记李卫民听说我的来意后,一脸凝重地向我讲起了圈头村那充满血雨腥风、风雷激荡的峥嵘岁月!

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一声炮响,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抗日战争。中共菏泽县委组织部长杨培要、县委书记张凤岐等人由菏泽城秘密返回家乡圈头,开展抗日救亡活动,发展共产党员,圈头村于1938年建东西两个党支部,直属中共菏泽县委领导。1939年7月,日寇第二次入侵菏泽,白色恐怖笼罩全城,形势急剧恶化。为了坚定人民的抗日信心,中共菏泽县委由菏泽城内移往圈头村。

为了保证黄河北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到鲁西南、水东根据地这一交通线的安全,1942年9月,冀鲁豫区党委在菏泽西北部、东明东北部的圈头村建立了中共南华县,从此,圈头村的革命斗争又进入了一个空前高涨时期。圈头村作为南华县的革命中心,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经受了日寇和国民党的多次残酷围剿,一个不大的村庄就有数十名优秀儿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西圈头后街一棵百年沧桑的黑槐树,用它那遍体鳞伤、虬枝硕叶述说着往昔的艰难岁月。

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9月建立的南华县,日伪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,妄图消灭我南华根据地。1944年2月15日,日军偷袭抗日根据地圈头,一把大火烧毁了房屋887间,毁坏庄稼4800亩、树木2400余棵,抢走粮食1.8万公斤,禽畜300只,杀死12人,制造了火烧圈头惨案。1945年春,历经战火洗礼的这棵黑槐,在枝条焚尽、树身炭黑的情况下,在树顶部分又萌生出一棵生命的绿芽,似乎在述说着不屈的生命和对日寇的仇恨。

这棵树的主人、退休村干部杨顺滨说:“听老武工队员、我的父亲杨培元说,树是我爷爷杨同庆所栽。在他记事起,这棵树就有碗口粗,一丈多高了。如果我父亲活到现在,该有97岁了。”

杨顺滨满怀深情地说:“这棵树既是消息树,又是瞭望台,还是见证人,和圈头人民息息相关。张凤岐家就在我家东边50米处,他原任菏泽县委秘书,后任南华县财政科长,菜窖大学就是在他家白菜窖里举办的,县委领导人汲丕显、何建之、杨培要等经常在他家开会,研究工作,每逢这时就要安排武工队员登上此树瞭望、警戒,所以称此树为瞭望台;由于当时的菏泽县委及后来的南华县委都是游击性质的,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,所以每逢有重大事情,县委领导都是在此树下召集群众、布置任务、开展革命斗争的,群众称此树为消息树。”

70多岁的红二代杨洪林之子杨善江凝望着这棵古槐,说道:“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相持阶段。3月6日,侵占菏泽的国民党68师181旅和国民党菏泽县长张文光的县大队入侵圈头,带着阶级的仇恨,一把大火把圈头村的3000余间房屋全部烧光,在抗战中顽强活下来的这棵黑槐再次遭到蒋匪的荼毒,树枝全部烧光,树皮炭黑爆裂,只剩下一个黑秃秃的树桩。1949年初春,遭遇两次战火的这棵黑槐,带着对美好新生活的向往,再次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,从爆裂的树桩顶部又萌生出一棵生命的绿芽,直至今天的绿荫如盖。”

多年来,圈头人一直在呵护着这棵黑槐。因为,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!一个历史的见证!